

目錄

毛主席告訴我們：.....	1
一、找毛澤東同志去.....	1
二、不要怕失敗.....	2
三、『朱德的扁擔』.....	3
二萬五千里長征.....	4
一、飛越烏江天險.....	4
二、搶渡金沙江.....	6
三、戰勝雪山的奇寒.....	7
四、經過番民區.....	9
五、通過一望無邊的草地.....	10
抗日的鐵流.....	12
一、火綫上.....	13
火綫上.....	13
揍那個騎馬的.....	14
壯烈犧牲的張飛排長.....	14
胳膊斷了，還是幹.....	15
二、戰鬥在太行山上.....	16
打個埋伏罷.....	16
英勇戰士們.....	17
誰打的這樣漂亮的仗.....	18
荒原永畔戰馬鳴.....	19

血淋青陵·····	22
巾幗英雄趙一曼·····	24
一個普通的戰士·····	26
解放全中國·····	27
一、紅旗·····	28
在東北戰場上·····	28
二、保衛大西北·····	31
記蟠龍大捷·····	31
三、追上去，不讓敵人喘氣！·····	34
記淮海大捷·····	34
矯捷敏·····	34
四、大軍過長江·····	36
五、千帆渡海之夜·····	38
——記海南島勝利登陸·····	38
準備力量，解放告灣·····	40
編者的話·····	43

毛主席告訴我們：

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摘錄毛主席在第一次政協上的開幕詞）

一、找毛澤東同志去

北伐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賣國賊蔣介石叛變革命，八月一日朱總司令在南昌同葉挺、賀龍同志組織「八一」起義。朱總司令那時帶着教導團的三百來人，同反革命軍隊打仗，總是打前鋒。反革命勢力大，紅軍又要打仗又要籌款、做宣傳，可是却打得很頑強。有一次，朱總司令帶一個營，打敵人三個團，一直打了八點鐘。又有一次，敵人用金力打他，速攻了五次，都沒有攻過來，總司令帶的隊伍很少，堅持的時間却很長。後來南昌起義的主力，在廣東打了敗仗，朱總司令雖是和二十五師守三河縣，打了三天三夜，把敵人進攻的三個師打退了。反革命因有帝國主義援助，工農紅軍又是剛剛生長，南昌起義的紅軍畢竟還是失敗了，當時，紅軍方剩下幾百人大家都以為小部隊絕對不能同的火軍打，許多人都悲觀得很，開了小差，朱總司令却一點也不悲觀，他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就是不怕任何帝國主義，不怕任何帝國主義同反動派結合的勢力。當時他把起義失敗的幾百殘兵收起來，對他們說：「只要有個十桿槍把革命幹下去，就一定能幹下去。現在我們有幾百人，幹下去就能發展到幾千、幾

萬、幾十萬人。中國革命是有前途的，願意革命的跟我來！」那幾百人都被這種大無畏精神感動了，大家就跟着朱總司令找毛澤東同志去了，後來到了井崗山同毛主席會合，編成紅四軍，朱總司令當軍長，毛主席當黨代表（就是今天的政委）。這就是土地革命時期有名的『朱毛會合』。

二、不要怕失敗

一九二七年（就是民國十六年）的秋天，一部份紅軍在湖南失敗以後，退到江蓮花縣的三灣。這時因為損失太大，部障要縮編一下。

這部份隊伍，都是起義出來的農民，沒有經過很多的戰鬪。失敗以後，一連幾天急行軍，敵人還在後面追着，自然都很沉不住氣，帶領這部份隊伍的師長，也因失敗悲觀起來，因此，他對部隊講話的時候，盡說些喪氣話，他說：

『我們的部隊不能打，現在人員又減少了，部隊要縮編，一師改編為一個團，一個團遠不足，就只能編得兩個營……』

這些話把一個個說得垂頭喪氣，都覺得這可完蛋了。

新任圍長看見這雜情形不對，就趕緊介紹毛澤東同志對部隊講話。笑容滿面的毛澤東同志，從人群裏走出來對大家說道：

『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邊放冷槍，這有甚麼關係？

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條腿，我們也有兩條腿……賀龍同志領導群眾起義的時候，只有兩把菜刀的本錢，現在當軍長，擄大成一軍人了。我們現在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你們大家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十個，十個可以當十個，有這幾百人還怕甚

麼！沒有失敗，就不會成功。』

這一番話，又把大家說的笑起來了。

散會以後，大家三三五五聚在一起談話，有的說：『毛澤東同志還不怕，咱們怕甚！』有的說：『賀龍軍長只有兩把菜刀還能起來，咱們幾百人還愁翻不起來嗎？』因此，大家才安下心來。

三、『朱德的扁擔』

井崗山在江西寧崗縣，灣灣曲曲，重重疊疊，隊伍每天上上下下夫捐糧食，朱總司令也砍了一條扁擔同大夥兒一道去挑，每天來回兩三次。扁擔上面，還寫了『朱德扁擔』四個字。紅軍士兵看見自己的軍畏，和他們一樣的不辭艱苦，十分興寫，大家幹的很起勁，還編出了這樣一首歌：『朱德挑穀上坳，糧食絕對可靠，粉碎敵人閹剿，且聽歌聲栽道。』井崗山上紅軍的生活，吃的穿的，官兵一樣。總司令衣服很舊，熱天也是短褲裹腿，和戰士一樣。只有在打仗的碎候，身上才多一付望遠鏡。記得，有一次司令部裏殺了一頭牛，士兵沒有吃肉以前，朱總司令只喝了一點肉湯。

紅軍在這裏打退過反革命的三次圍剿，最初反革命還隔得遠，後來紅軍在山上，反革命軍隊險便在山下，謙話唱歌都聽得到。沒有飯吃，就吃南瓜，有人講：『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沒有蓋的，就蓋稻草，晚上把稻草蓋起，外而遮一個間板，門一打開，滿屋都是稻草，人一走進去，稻草下面就會叫起來：『你踩着我的頭头了！』反革命時常叫罵：『毛澤東、朱德、有胆量下山來！』要紅軍去拼命。紅軍卻回罵他：『反革命有本領上山來拼，打開井崗山金子銀子多得很！』

朱總司令在當時，就是拿這樣艱苦奮鬥的作風，反對了併命主義同逃跑主義，保存下革命的種子

（轉載『毛澤東的故事』和『朱總司令的故事』）

二萬五千里長征

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革命鈞一支鐵流，他的威名，已震動了全世界，他有戰勝一切，無攻不克的偉力。在這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實踐中，已經深切的昭示給人衆，教育了數千萬的勞苦群眾以及全中華民族，給中國革命開拓了一條光明的血路，在人類鬥爭史上，創造了不可磨滅光輝的一頁。在這一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紅軍的主力經過一了閩、粵、贛、湘、桂、滇、黔、川、康、甘、陝十一省，擊潰了敵人的四百一十個團，十幾個省的數十萬敵兵、土匪、民團及一切反動武裝，佔領了五十四個中心減市。歷靈千山萬水，通過不毛之地終於達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一、飛越烏江天險

杜子雲

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間由湖南桑植縣出發的。在大庸縣陵河淺水地帶突破敵人的『圍剿』經過了三個多月與敵人迴旋的游擊戰爭。

大約是一九三六年二月，進到貴州中部。所謂『烏江天險』已橫在眼前了，龍溪口就是我們要突破的一點。兩岸石壁、峻石高聳天空，在江中整天不見太陽，水是深黑色的，水面上浪花奔騰，響聲震耳，水中暗礁四伏。沿江每隔十里才有一個渡口，很多渡口，敵人都築有

強固的碉堡，平時人們往來，非經渡口不能渡江，沿江大部份船隻，早為敵人燒掉，只留下很少幾雙船作為交通之用，看守如命。敵人接受第一次紅一方面軍渡江教訓，在這裡佈置了一個師的兵力，兩岸都築有深的堡壘群，分門把守，晝夜不息，早就在這等候戰鬥了。這真到了『插翅難飛』的地步了。但是這決阻止不住紅軍的前進的。

距龍溪口三天路程，首長們就召集幹部和偵察隊開會，進行準備渡江工作的動員，提出『突破烏江天險，創造渡江英雄』的戰鬥口號。會後偵察組便衣隊出發了。偵察組走到距龍溪十多里的地方，正好碰見三五成群的老百姓進廟燒香拜神，機敏的偵察員陳自坪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他立刻買了把香臟，隨老百姓一塊燒香拜神，和一位老太太聞嘮起來，知道老太太也姓陳，就攀上當家子，認老太太為乾娘，隨同乾娘回家住宿。第二天將沿江邊一帶情況打聽好了，到深夜天氣很嚴寒，他一個人浮水渡江，把敵人看守如命的小船偷了一隻過來，找到空隙地方往返三次，將便衣隊運渡過江，使便衣隊繞到了敵人的後方。陳同志回到乾娘處，告訴乾娘，他要到街上買點東西去，乾娘答應了，他就很迅速的返到預定別地方，等候部隊首長，報告情況（有的偵察員和敵人的警戒部隊也攀上了當家子，拉好了關係，了解了敵人的兵力佈置）。首長們得到偵察情況報告後，即召開了幹部會及部隊動員大會，令工兵部隊準備好搭浮橋的材料，部隊休息了三個鐘頭，夜晚九點鐘出發。前頭部隊在午夜兩點鐘接近了敵人，敵人還在碉堡裏睡大覺，紅色戰士們衝進碉堡，刺刀槍口頂住了敵人的胸膛，繳了槍，就在夜間摸下了敵人第一綫碉堡。戰到

上午十點，將江這岸的敵人全部打垮了。繞到江對岸敵人後方偵察員便衣隊，槍彈齊起，工兵部隊冒着敵人的彈雨搭好了浮橋這時，敵人知道紅軍已過江，嚇得，魂不附身，狼狽潰竄。隨後大隊人馬，便一起衝過大江，向着潰敗的敵人勇猛追進，直止數十里之遠。

二、搶渡金沙江

突破烏江天險，進到黔西、大定、畢節，休息一個多月，給敵人以機大威脅，即向雲南境地挺進，敵人以為這次紅軍也要經過紅一方而軍過了的金沙江的江口——大渡河、蘆定橋，蔣介石命令他的大軍佈置在這些險要地點，想讓這次紅軍插翅難飛。

時間大約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底，英明的賀龍同志選擇了另一條行軍路線，經過一週的急行軍，每日行軍一百四十里路。在第七天，行軍一百七十里，紅色戰士們只吃了一頓飯，中途喝了一次開水，吃點乾糧，進到敵人防守較弱的地方——金沙江上流『石鼓江口』。

這裡水勢更急，兩岸石壁更高，南岸的山約有十幾里高，山下陡壁萬丈，真有『一人守江萬人莫過之勢』，沿江船隻，也被敵人搜去燒毀一部，剩下三隻船，還被敵人扣在對岸，作為他們必要時交通之用。先頭部隊消滅了敵人的保安團，即動員報名，提出金沙江是我們的生命綫，在這非常險要緊念的關頭上，提出『創造渡江英雄』完成這一光榮任務。營連幹部和戰鬥英雄們帶若要接受這個任務，有一閩連首先全部報名了，為了輕便迅速，從中選擇了一部份共產黨員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混合分兩個小隊，每人有一支衝鋒式，四顆手榴彈，借用老百姓的門板和元木。鑲好兩個水排。第一小隊劃一個

排渡江了，部隊用火力掩護他們，可是因爲人多，木桃沉水不易划動，敵人火力密如珠雨，於是第一小隊被打回來了。接着，另一個連派人去山清搜集木料，準備鑲排，不意問發現了敵人埋在山溝地下的一隻船，戰士們高興極了，就請求首長把任務交給他們，時間太緊迫，首長再三解釋，渡江一隊已組織好了。請你們把船還是借給他們，戰士們才讓了這隻船，第一小隊就二次划船渡江，划到江心，一位會划船的同志中敵彈負重傷了，英雄們急得滿頭大汗，拿過漿來大家划，離岸只有三步遠，英雄們就往岸上跳，後面一位同志離岸遠了點一跳落在水裡，被浪濤打下去，淹死了。跳上岸的英雄們一片殺聲，將敵人一個排消滅，佔領了碉堡，守住了江對岸。接着第二小隊也划過去了，打垮了敵入一綫陣地，佔領了兩個制高點。後面已經準備好了幾十個木排，緊跟着過去兩個連，敵人已嚇得亂竄逃命了。於是江對岸全部佔領了。

党校所組成的連隊共十五名共產黨員(我自己也在內)，二十四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部隊從開始渡江就參加划木排，頭天吃了一頓飯，到深夜同志已十分疲倦，青年副隊長劉自祥同志提出『部隊打仗流血，我們沒打仗，划木排也是戰鬥任務，團員們要爭取划木排的英雄』。大家在他的鼓動下振作了精神，熬到第二天上午才吃飯，休息一會兒，即划渡大隊人馬(人坐船和水排，馬浮水)，兩天一夜全部渡過了大江。

三、戰勝雪山的奇寒

站在石鼓就可望見江對岸那座白茫茫直聳的大山了，渡江後，沿

江走了幾入，就休息，準備爬雪山的工作。大約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首們召開幹部會議，提出要每個同志準備一套棉衣、四兩辣子、四兩生蠶、半斤燒酒，好作過雪山之用，回到部隊傳達，紅色戰士們都很奇怪，天氣這樣炎熱，準備這些東西幹什麼？過了兩天上級派員檢查，又給了些解釋，大還是不大相信。在黨的支部和青年隊的保証下，三天的時間也就準備好了。第五天就出發了。

雪山是在雲南省的西北部距西康不遠處，山上終年積雪，最深處有十幾丈，山頂空氣很稀薄，從來很少有人從此經過，山路是慢坡，螺絲釘式的往上爬。到了雪山下，寒氣一陣陣向人襲擊，走到下半山，紅色戰士們卻穿起了所有的衣襖、有的人在打着寒噤，誰能相信這是五月的天氣啊，走到離發亮的山頂還有二十里，休息了。吃飽乾糧，喝足開水，聽到前而傳來，輕裝的先頭部隊上到山頂已打垮番子兵，紅色戰士們開始往上爬，一個緊跟着一個，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難，雖然累了，但誰也不敢停止休息，如一跌倒或坐下休息，就有被稀薄的空氣宰死的危險。黨校連呂順珍（女）同志坐下休息，一個伙夫同志擔着油桶滑倒，都犧牲了。要是頭冷身麻打寒噤時，就趕快喝酒吃辣子、生薑，不停的往前定，還能堅持下去。走路要非常小心，如果走着雪溶解的地方，就會跟着溶雪一瀉幾十丈，被摔到幾十丈的陡岩裡去。六師八團一個通訊員被大風刮倒，溜至溶雲地方，冲到陡公裡，被風雪埋掉了。黨校連的黨員、團員，分工兩個同志挽着一個女同志，雖然自己也很累，但都咬緊牙根完成了任務。

寒冷聳高的雪山終是威脅不了紅色戰士們心中的烈火，翻過了險

要的高山，二方面軍留下了有歷史意義的足跡。

四、經過番民區

爬過雪山，便是中甸縣，漢人就很少了，大部份是番民。走了兩天，進到西康境地，完全是番民了，番民的語首和喇嘛文字，我們一點也不懂，同志們都說是出國了。富戶番民住的房子是元木鑲砌起來的牆，房頂也是用元木鑲的，牛尿和泥荇抹了平蓋，窮戶住的房子是用樹枝搭的外面抹牛屎和泥草。不管什麼房子裡，山羊膾味都很大。富人家吃的是青稞麥子和牛羊肉，窮人家吃的是青稞麥子和苞米，過節時吃點羊肉。富人冬天穿羊皮大襖，夏大是麻布單衣，窮人冬天，好的一家有一件破爛羊皮襖，輪流出外穿，夏天無論男女下身給一個小麻布襟子，終年不洗澡，臉上漆黑，男女頭髮都留的很長，編上大辮子。富人的喇嘛廟裡的土司掌握政權，規定男子二十歲必須當四年喇嘛，弟兄兩人抽一人，五人抽兩人當長期喇嘛，喇嘛與喇嘛廟的土司是一種農奴與農奴主的關係。土司有武裝，揹着土槍及長刀，騎上野馬，打槍很準，經常佈置在水卡裡攔劫旅客。

紅色戰士們宿營住房，被山羊膾味薰的頭暈嘔吐，有的就露營。以吃大米的肚子而吃青稞麥子，卻瀉肚了。番民們不了解紅軍，聽說紅軍來了就跑了。因為找不到通司當翻譯沒有辦法接近群眾，常找不到糧，一天吃一頓飯，燒開水吃乾糧，有時兩天吃一頓飯，同志們餓的沒有辦法將自己帶的乾糧抓一把嚼一下，但也不敢多吃，餓的面黃肌瘦。有時還要和番子兵作戰。行軍還要翻山越嶺，走石頭小道，獨木橋，很多地方的獨木橋被番子兵拆燒了，還要搭好橋才能通過。番

子兵三五人一夥想發紅軍的洋財，專打掉隊落伍的人或小隊伍，因此誰也不敢掉隊。

走到離中堡縣（六戶人家）不遠的地方，我看見一位婦女在岩穴裏產下了小孩，沒有被服，燒了一堆熱灰，護着大人的下身遮羞，護着小孩保暖，婦女看見我拿着槍，害怕得跪起來，表示求我饒命，當時一種民族隔閡壓不住我的階級感情，看了她一下，不忍再看就走了，但是我一邊走一邊想，這還不是階級社會加給婦女的苦嗎？這情形使我落淚。又返回去看她，她跪起來只磕頭。我擺着手，希望她不要怕，將我身上的衣服脫下一套，從被服捲裏抽出一條褥子交給了她，才離別了那位可憐的孀婦。紅色戰士們就在這艱苦的環境都是不願違犯群眾紀律的，用了東西一定要回還原地，六團二營六連走到中堡縣在地窖裏挖出一缸糧食，吃了沒錢給，於是就將幹部的被子放一條在缸裏給埋上。六連的黨賞、團員在每次行軍中都是一部份走在隊前，一部份走在除尾，警戒番子兵的襲擊、和幫助掉隊的同志措東西，每人每天都是措三支槍，宿營即站崗放哨，一部份采回野菜和麵煮糊糊吃，兩個多月很少吃乾飯。在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合了，我們才吃了幾天乾飯。

五、通過一望無邊的草地

紅二方面軍，穿過了西康省，大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間，進到西康、四川、青海三個省的邊界地帶，數千年都絕少有漢人走過這裡，只有被呼爲蠻子的少數民族，騎着高大的野馬。呼打着呼嘯，馳騁在草地上。這裡，到處長着一米還多高的水草，地上是泥濘，腳踏

下去一尺多深，有許多地方泥很深，六師六團一營二連三個同志不幸陷下去，泥至頸項，就這樣的完了。我們到這以前已有一、四兩個方面軍通過，路線還有些足跡，又有四方面軍同志熟悉些，但是那樣大的隊伍過了之後，連能燒的牛糞和乾木都很少了，我們在西康甘孜休息很短幾天，糧食準備的很不充足，多者措有十八斤，少者措有五斤糧。紅一方面軍過草地前，每人準備了二十斤至三十斤糧，可見我們是太少了行了五六天軍就下令每人每天只准吃半斤糧，又走了五天又下令每人每天只准吃三兩青稞麥子的炒麵。每天同志們拿出規定的炒麵，採回野菜煮糊糊吃。過了十五天，很多連隊一粒糧食都沒有了，其餘五天完全採灰蒲菜度過，有時連野菜也採不到，就割青扁根草回來煮着吃，或燒點開水喝。六師六團三營八連劉永璉同志是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自己有兩碗炒麵捨不得吃，見着兩位同志又餓又病，走路只發幌，劉同志即將兩碗炒麵迷給他們吃了，自己餓了一天半才捨得了小包蘑菇和一些野菜煮了解餓。有的同志將自己的皮帶，牛皮帽子用水泡了煮着吃，草地差不多每天都是細雨紛霏，不下雨，早晨也是迷霧罩籠着整個草地。走的是泥濘水路，很多同志腳指夾卻爛了，膝蓋下面生瘡化膿，找到一個乾坡露營就很好，很多地方晚上露營是大家將羊皮鋪在地下背靠背過夜。有一天早晨六連二營四連一班四個同志沒有起床，指導員去叫他們都已坐着死去了。指導員喊我去看，我們兩人都難受的落了淚，黨員團員們雖然都很累，有的得病，但他們仍然保持了高度的階級友愛的精神。每天行軍總是幫助別人措東西，宿營多攤公差，不發怨言。飢餓疲倦，雖然誠脅不

倒英雄們心中的烈火，但人究竟是肉作的，確是人困馬乏了，行軍很慢，時時刻刻還要準備和番子兵戰鬥。剛進到有還未壯漿的青苗麥子地邊境，紅色戰士們覺快要有辦法了。突然四面高山上一聲呼嘯一陣土槍，番子兵想卡住紅軍的通過，攔截發洋。首長們集中了各個連隊還能參加戰鬥的紅色戰士們，振作了精神，以一天半的戰鬥擊潰了番子兵。道時部隊實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病號，部隊一天只能行動二十來里路。又經過這樣三天的行軍，才達到了地裏長有快壯漿的青稞麥子的地區，紅色戰士們真顧不得要經過群眾賣才能剪，大家就到地裏動手剪回麥穗，用火燒了搓下麥粒，煮吃解餓，紅色戰士們很多十餘天沒吃一粒糧，而是吃野菜的肚子，有的同志吃的太多，如六團二營六連兩個戰士（王子學、劉瑞祥）因吃多了，脹肚而死。部隊首長們即下命令規定一頓四兩糧，一天十二兩，各部門負責給同志們作了解釋，才解決了多吃脹死的危險。剪了群眾地裏的麥子，用通司給翻譯成喇嘛文字的信，放下布和衣服、被子 賠償群眾。

這些不可形容的艱苦困難，終於在我們的面前低了頭，我們勝利地通過了一望無邊的草地。

（轉載『知識』第六十八期）

抗日的鐵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八路軍立即開赴前綫，出師第一戰，就躉得聞名世界的平項關大捷。給予日寇嚴東的打擊，粉碎了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大大的振奮了人心，提高了抗戰信念。

在抗日戰爭期間，雖然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集中力量向我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進攻，但是由於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

日聯軍和民兵的艱苦鬥爭，終於擊潰了敵人的陰謀和進犯，創建了大小十九個抗日根據地，擁有正規軍隊一百多萬，民兵三百多萬，在偉大蘇聯紅軍勝利的幫助下，取得了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

一、火綫上

江風

——記血戰八年的膠東子弟兵——

火綫上

在高格莊土崗上激烈的戰鬥開始了。五連打左翼，四連打正面。

本來一發現了掖縣縣政府和敵人接了火，同志們就都急得磨拳擦掌了。等到營部命令一下，同志們殺敵以及要奪機槍的情緒簡直像決了堤的黃河大水。『這次一定把敵人的機槍奪過來！』斬鏹截鐵的聲音從每一個壯士口裡吐了出來。他們這一群鋼鐵式的小伙子，於是立刻風暴似的跑上了戰場。到了高格莊正遇着追擊縣政府歸來的敵人。『殺……』『拍！拍……』

這時看得清楚，一群矮矮的日本鬼，多半是長鬍子的，土黃色的衣服，閃光的鋼盔，還有簡人的機槍、大蓋槍——絕妙的禮物，誰還忍得住？雖然驚慌失措的敵人的機槍仍然『嗒嗒……』的鳴着。媽的誰還理它，這一群英勇的戰士一見這群狗東西，他們馬上想起了同胞們被他們欺凌、姦淫和屠殺的懷狀。

『媽的，今天碰見了這些鬼東西！』

忿怒的火焰燃燒着每一個同志的心，他們簡直像猛獸一般的咆哮起來，怒潮似的殺過去了。

『衝呀！衝呀！』

『奪下它的機槍！殺！……』

一片殺聲、喊聲翻滾了山野，槍彈像飛蝗似的在空中亂叫，敵人企圖用猛烈的火力來壓住我們同志的衝殺，然而五連同志却奮不顧身的衝上去了。

揍那個騎馬的

戰爭越來越激烈，在激戰中神槍手五連副和速長同志忽然發現了在那堆光圈的鐵帽中出現了一個騎馬的鬼子，耀武揚威的拿着指揮刀在空中亂搖幌。

『同志們：看！揍那個騎馬的！』拿着大蓋槍，準備好了，說時遲那時快，沒等同志們打，連副『兵！』的一下，那鬼子指揮官應聲倒地了。

『好，打得好！』

於是一陣狂喜好像一條熱流掠過了這群英勇戰士的心，同志們更興奮了。

壯烈犧牲的張飛排長

但是在同一時間內又發生了這樣的三個壯烈故事：原來是久已想敵人機槍的張飛同志，昨夜未奪到敵人的機槍，覺得非常遺憾，今天一見敵人的機槍只離他幾百米達，他可喜極了。

『機關槍！機關槍！奪過來！』他帶領一排人向敵人迂迴過去，看見逼近了，但不幸突然被敵人發覺，張排長剛要衝上去，忽然『噠噠……』在一陣急劇慌亂的機槍掃射下，我們忠實勇敢的張飛同志便

在這時爲民族流盡他最後的一滴血。

胳膊斷了，還是幹！

犧牲、流血，同志們早置之度外，革命、救國的偉績在每一個同志的胸中都開放着美麗的花朵，同志們簡直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的勇猛，往前衝殺，前仆後繼……。

呦！『孫連副受傷了』，不知誰說了一句。孫連副却毫不介意的說：『別着急，這算什麼？』他把那雙血淋淋的胳膊插在轉帶裡，用另一隻手打着匣子槍又繼續幹下去了。

忠誠！勇敢！壯烈！

這樣，激烈的戰鬥又繼續了三、四點鐘。頑強的敵人被我們打的和地瓜似的不住的栽倒着、叫着、號着；整個的鬼子的隊伍顯然動搖了，膽怯了，於是更急劇的奪着他的機槍。

『噠……』

可是那始終沒有用，那並不能阻止我們激流之萬一。

『同志們，敵人動搖了！我們部隊在敵人後面包圍上去！來一個排子槍！』於是『嘩』的一排槍，敵人兩三個和死豬一般的倒下不動了，我們的同志們更加奮勇。

呀！『李振國同志受了傷！』正在這時不知誰在這樣說，同志們立刻去抬他。『同志，不要管我，死算了什麼？衝啊！不要站在這裡，這裡敵人的火力猛烈得很！』一個同志雖然竭力要把李同志措下來，然忠勇烈節的李同志並不願爲了自己而叫別的同志受傷，堅決的把槍交給了那個同志，吞了口令，爬到了一淌地沿下，用柴草蓋住了自己，

避免敵人搜索，幸而來的是驚慌失措的敵人，雖然警犬似的搜索，終於沒發現他，他脫了險。

結果，我們不但消耗了敵人五六萬發子彈，還打死打傷了敵人三十多名。

（轉載膠東新華書店版『血戰八年的膠東子弟兵』）

二、戰鬪在太行山上 羅克倫

——記韓略伏擊戰——

敵人調集了三萬多人，採取橫形縱深配備的兵力，對我太岳區實行從北向南壓縮的、所謂空前的『絕望掃蕩』，已有八天了。走了幾天的夜路，經過了幾次的險難，而脫出敵人的跟踪，安全的在敵側翼主動地游動着的一支兵團，在離敵軍團指揮部三十里的一個村落住下了。

打個埋伏罷！

當地的民兵在敵人的碉堡跟前放着哨，他們說：『只要看住了碉堡，不讓漢奸去報告，消息就封住了』。齡人的殘暴和訛言傳播到這區域裏，什麼『八路軍被消滅完啦！』『皇軍大大的勝利啦！』於是三五個敵兵也敢趕着掠奪來的一群羊一群牛，大搖大擺地趕回老巢去。人民是多麼憤恨啊！他們說：要打埋伏就在那臨屯路上的一段彎曲的溝道上——韓略。

靜寂的夜，吹着凜冽的寒風，稀疏的星兒在天上眨着眼，輕快的脚步推動着一條長長的黑影，穿過了一條河流，爬到半坡上黑影分成了幾段隱沒了。在那指定的陣地上等待着，靜靜的，沒有誰敢大聲

說句話。

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了，旭日變了白色側射着人們。有人在議論說：『到這時候汽車還不見來，今天要撲空了。』顯得不耐煩似的。事情倒也湊巧，一個穿黑衣的老鄉微笑的跑到指揮所，他說：『敵人的汽車今天一定來，昨天在曲亭過夜，有十多輛』驕傲地說着走了。戰士們懷着勝利的信心在兩邊期待着。

來了！來了！

約莫半小時之久，王司令員跑回指揮所，遠遠的傳來了雜亂的汽車聲。忽然，汽車在溝口停住了，但是敵人沒有一個下車來，也許想着，平常的日子在道深溝裏會吃過多次虧，在這『皇軍』大大的『掃蕩』時，不會有意外吧？——二分鐘汽車開動了。戰士們屏息俯視着，標着太陽徽的敵車一輛兩輛……十三輛駛進溝道了『拍！拍！』兩聲信號槍响了，接連幾百個手榴彈的爆裂聲，就像晴天霹靂傳過了山谷那樣的震耳，連續不斷的响着，火烟籠罩着一條溝道，十米遠也模糊了，埋伏在兩邊的戰士彼此不能看見，黑烟直向天空冲着。兩邊緊密的機槍聲，不同的步槍聲，斷續的手榴彈聲，吶喊聲，敵人的哀哭聲，夾着汽車斷續嗚咽的悲鳴，奏成了敵人的送葬樂。殘餘的敵人據守在汽車底下作着垂死的掙扎。

英勇戰士們

零落的敵人向我陣地衝上來，我四連佟德榮同志衝下去跟敵人對刺起來。敵人揮着戰刀直刺過來，機敏的佟德榮頭一仰、身一側就是一劈刺，敵人躺下了，奪過了戰刀一連砍了兩個鬼子，他摸着流血的

額上已刺破了皮。九連長趙大興率領一個排衝下去堵擊敵人竄逃。當三班長楊發下去時，一個敵兵衝上來，對刺了幾下，楊發同志索性把檜向後一摔，眼靈手快的頭一埋就抱住敵人的腰，兩人便摔起跤來，敵人終於压在底下，『擇得好，捉個活的！』不知誰在叫喊，但是敵人的頭一刺刀；緊接着爬上汽車奪得兩挺輕機槍，戰士們勝利的按着上來了。六連長楊懷年發現敵人的重機槍，他很快的對戰士動員說：『汽車上放着一挺重機槍，』接着伸出他的大拇指：『誰敢做這一分』有名的猛將五班長張德勝毫不遲疑的率領全班戰士衝下去，奪得嶄新的日本九二式重機槍（附帶着最新式瞄準鏡），戰士們扛着跑上來了，而我們的猛將就在這場惡戰中光荣的为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不知怎的，在中間的一輛汽車里跳出來了一個敵人的指揮官，左手提着短槍，右手揮舞着戰力，張牙舞爪的直衝上來。但是沉着的通訊員馬伯福瞄準就是一槍，把這個指揮官——指禪浮山一帶掃蕩的服部直臣旅團長——送回東洋小島去。民兵也不示弱，爬上敵人汽車用各種辦法破壞着，獲得了不少的勝利品。一個聞槍聲自動前來的老漢，也因二次勇敢的衝下去搶救傷員，而光榮壯烈的為國捐軀了。

誰打的這樣漂亮的仗

戰鬥二小時後，一條灰黑色的行列，踏這凱旋的步伐往北轉移了。溝道裏新添了十三輛毀壞的汽車，橫七豎八的躺，一百多奇形怪狀的敵屍。六架敵機盲目的在溝道附近投彈，催促着勝利者的脚步。待敵人的援兵趕到後，只有在溝道裏鬼哭狼嚎似的哀悼，這是一幕侵略者

多麼悲慘的場而啊！

隊伍住下了，有人在驗著勝利品：

日本九二式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四挺、三八式步槍六十八支、攤彈筒二個、戰刀四把、手槍三支、子彈數千發，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第二天敵人的磯本軍團長。把太原的憲兵隊長，叫到洪洞城，要他調查是那部份打的。這位憲兵隊長倒也說出了衷心話：『八路軍的腦子大大的行的，「皇軍」不行的』當然囉，在敵人巢穴附近，以數百兵力消滅敵人一個幹部中隊，實在是抗戰史光輝一頁！這部份就是太岳區主力之一部——三八六旅十六團。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轉載光明出版社版『戰鬥在太行山上』）

荒原永畔戰馬鳴

——記東北抗日聯軍李兆麟將軍——

馮仲雲

李兆麟將軍率領抗聯在太蘭、通河、依蘭、富錦、蘿北各地的一些戰役，簡直使人們可以驚駭萬分的。例如，在富錦的平川地帶，他離開了自己所率領的部隊而到四軍的某部隊去解決某種工作問題。當他帶領一名傳令兵在歸途中，遠遠看見日寇宇佐美騎兵旅襲來，他立即回馬返回四軍，可是那時的四軍正在退走中，敵人的騎兵個個都是人強馬壯，黑色的馬隊，像一字波浪般地捲來，亂舞着戰刀，殺聲震天，兆麟以客人的資格，指揮部隊且戰且走，隨時伺機反擊以阻碍敵人的前進。

當時如果不這樣，全部隊便都有可能覆滅危險，敵軍馬隊行列的

總長竟達四十里之遙，最後終於將部隊脫出了敵人的長追。

當然此次戰役會有無數無名的英雄，光榮地犧牲了，然而終於保存了整個的部除。

這一戰役，兆麟是血染征袍，征衣上也被子彈穿了好幾個窟窿，那名跟着的傳令兵也光榮地犧牲了。只剩他一個歸回了自己的部隊——抗聯三軍。

在綏濱一帶沼澤地帶的活動，更是極端困難。爲了躲避敵人的優勢兵力，他們不得不涉過四五十里水深沒膝的沼澤，有時候他們又不得全身潛入在水裡，祇將頭部露出水面。

兆麟在綏濱沼澤地帶吟成露營歌中寫着：

『鐵嶺絕岩，林木叢生，

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

團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

同志們！銳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來啊！果敢衝鋒！

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涌。』

一九三八年敵寇殘酷「肅正」松花江下游，抗聯三路軍成立後便決定將主力轉移到小興安嶺的西麓，衝擊西荒，開闢龍江廣原和嫩江流域的反日游擊區。這個指揮的責任便落到兆麟的脊上了。他指揮着三路軍主力之一部，到達小興安嶺的南麓。但是正值隆冬白雪紛飛，松江下游的氣候是那樣，一下雪便沒膝，朔風透骨寒。戰士們由於敵人的燒殺和封鎖，極少棉衣，又無給養，敵人又尾追甚急，情況非

常困難。但是偉大的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祇有能完成這偉大的任務，才能挽救自己的部隊，才能保全抗日的實力。這種萬分困難危急的客觀條件下，他動員了湯源的抗日游擊區的同胞，捐助了自己用于過冬的破爛棉被，才進入了小興安嶺。

戰士們披着破棉被，或者以樹皮為線，用棉被改為棉衣，殺食他們那形影不離的征馬，穿越了小興安嶺。不愿凍餓力竭而死的無名烈士死亡載道。他們沉重的脚步，是踏破了寂靜的小興安嶺，幾許的犧牲，多少的努力終於達到了目的地，而保存自己的實力。

他們突破重圍後，三路軍便佈署於小興安嶺西部沿山一帶，在他的指揮之下，展開了龍江廣原的平原游擊戰，而堅持到『八一五』東北解放以前的堅者鬪爭，

在這個時期的他——兆麟，曾數度親自指揮部隊，在嫩江，訥河一帶平川地區活動，在諾門汗日蒙戰爭時，他領導着隊伍在敵後，英勇地活動，曾經牽制了敵軍數個旅的兵力，破壞和擾亂了敵人的後方。

他曾經挨過五十多天的餓，這是在一九四零年春秋之間的事。當時訥莫爾河水一次又一次的泛濫，使他們無法渡河。有時能渡河，又因為沿山都是日寇們的武裝開拓團，加以他身邊的兵力太弱，無法衝破這嚴密的封鎖線。所以他們在這許多天中，幾乎祇是吃些野草和藿薇渡口。當秋風起後，他們煮着霜後枯草或採些榛子充飢。至於山裡打獵，說來也真可笑，就是越到挨餓時候，野獸也顯得越稀少，好像故意和人作對似的，但是他們有個堅決的意志，是『寧願餓死首陽山』也決不忍辱投敵，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那偉大匡復祖國河山的崇

高任務所促使的，這是使我們決不可漠視而值得我們欽佩的。

（摘自「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鬪簡史」）

血淋青陵

蒲英

東方一抹微紅，滿天看不見一點雲花，大家都早早的走上河岸，敞開衣襟，迎着迎面吹來的暖乎乎的風，眼望着若斷若續的流水，吸收一點夜間留下的還在浸潤着的露氣，這是六月十七日的清農。

燥！熱！幾月來的旱氣在壓迫着每個人的心。

「轟！轟！」沈連而清爽的砲聲，遠遠的傳來，由遠而近，由清爽而廣延擴大的散佈近來，每個人的心理上輕輕的抹過：「他媽的，打上了！」

「敵寇此次「掃蕩」，經我迭予重創，已將歸結，我決趁敵企圖回竄之際，派××部予以堅決襲擊，殲滅其「路」！昨晚派××部襲擊小李家莊日寇的命令，是經過傳達誰都知道的，所以轟轟的砲聲在每個人的意念上也不過浮起「就是那回事」的一閃而已！」

看書的，記筆記的，寫作的，河岸上頓時成了課堂！

「拍！拍！……」對面不遠的山崗上突然槍驚了，子彈的溜聲從頭上「嗤嗤」的奔過去。大家一抬頭，尚在遲疑着。

「喀……喀……喀……」緊接着就是一陣機關槍

「他媽的！鬼子！」大家不約而同的有這麼一個感覺！

我們這裡雖是一個排，但我們有殺鬼子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心，我們不能輕易的讓鬼子竄進防綫一步，於是我們迅速的握緊了槍，跟隨

着排長奔往小崗。

『他媽的！黃皮子我們找你去，你反送上門來，嘗嘗你八路老子們的手榴彈吧！』兩位哨共同志在狂喊着，手榴彈迎頭打下去，現在離黃皮子不過一百步，鬼子已很迅速的奔上小崗來！

這是鬼子新學的伎倆，『夜間運動，拂曉襲擊』，這也是這次『掃蕩』中鬼子的退兵一戰，他企图藉此一擊而乘退却。

黃狗似的東西向我們蠕蠕的爬近來手榴彈從我們手里擲出去，爆炸了，幾個黃狗不再動了。機槍彈瘋狂的從我們頭上密集的掠過去，一片清脆的尖叫声。

黃狗越來越多越近，同志們的信心也越來越大越堅決，大家上好刺刀，拿起手榴彈，不放一顆子彈的等候着，等候着黃狗接近來……

『我們要阻撓鬼子的前進，要掩护大部隊的展開，要粉碎鬼子的瘋狂『掃蕩』，這任務是光榮的偉大的！』所以任管鬼子怎麼多，怎麼狂，同志們的意志是堅定的，不可搖撼的！

焦灼的陽光又燒上村頭，不知死活的黃皮子低着頭向下攻，只有十幾步了，我們急不耐了，一霎時就衝下去了。

雖然我們的同志已有幾個傷亡了，但大家沒有絲毫畏却動搖，大家心頭上漂浮着狗子們，要認清，老子們是八路軍，是英勇的共產黨領導下的部隊，你不要有使他們屈服的希望吧！』這樣堅強的意志。

僅僅十五歲。在我們左隣的小王同志『掛彩』了，他躺在地上瞪着眼，怒星星的握着他的槍，不肯放手，幾個瘋狂的鬼子上來硬拖死拉，逼他作『俘虜』叫跟他們走，但我們清晰看到聽到這位小

英雄回答他們的是一頓大罵和亂揮亂踢！他展示出高度的崇尚的不可威迫的正義氣節！

最後，鬼子架着強制着他走，他這時還遙遙向我們狂喊：『同志們，堅守陣地，即剩下一人一彈也要與陣地共存亡，共產黨八路军萬歲……』

的確，我們火家的心是和小王同志一樣堅決，一樣高尚的，我們這時雖只剩下七個人但大家沒用半點動搖畏縮，堅持、堅持、英勇的堅持着，直到兩側發現了槍聲殺聲，鬼子們陷入包圍，我們應援的志衝上來的時候。

我們光榮偉大的任務是完成了，勝利的波浪鼓動着我們的心，歌聲豪放着：『我們第八路輯，我們抗日先鋒，吹着衝鋒號音，堅決向前進……』

焦灼的太陽燒上中天，大地上敷上一層白熱，蔣家的老百姓們滴着熱淚，爭先恐後的安撫收容着我們的傷殘和犧牲的同志，深痛的感謝着：『同志呀！你們真是保護老百姓的隊伍，老百姓救命的恩人。』

太陽灼熱的照耀着，照耀着這幕偉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它給中華民族的抗戰史績上鏤載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事蹟，將被中華人民永遠的崇破紀念着。
一九四零

（轉載膠東新華書店出版的『血戰八年的膠東子弟兵』）

巾幗英雄趙一曼

馮仲雲

只要在哈爾濱久住的人，不健忘的話，都會記得有一半在報上登載着趙一曼被捕的消息吧？她在一九二三年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

團員，她曾留學於莫斯科。一九二三年她同她的丈夫一同來到了哈爾濱。一時曾領導了哈爾濱電業工人的反日大罷工。一九三四年她丈夫被日寇逮捕，後來竟死在獄中了。她被派到珠河縣的抗日救國會內進行婦女工作，他曾在珠河組織了廣大婦女團體，進行配合抗日游擊隊工作。他後來不僅領導了婦女，而且成農民的領袖。

一九三五年，當敵人在珠河縣採取燒殺歸大屯政策的時候，他帶了幾個女幹部，組織了數百原始武器的人民自衛隊，去杭擊敵寇。在珠河東部關門咀子附近，作了一次以低劣武裝對優秀兵器的英勇果敢大決鬥，給敵人以很大的打擊。後來，這個衛隊參加到東北抗聯第三軍的第二團去了，趙一曼擔任了該團的政治委員，那時該團團長是王惠同。過了些時敵人大舉討伐，把珠河以東濱綏線北部燒光以後，她們這團人經過了數次的血戰，退到了濱綏線的南部。當時游擊隊的上級指示她們再回到鐵路北部，堅持抗戰，於是她們又回去了。

後來，由於被敵俘去之叛徒，而歸來為間諜秘密無恥的告密，她們的隊伍處在敵眾我寡的不利條件下，和優勢的敵人包圍中，全團三百餘名游擊員，幾乎都被擊潰，逃出重圍的僅僅有十幾名而已，王惠同團長也因負了重傷而被捕，後來，王惠同，慷慨就義犧牲於珠河縣之小九站。趙一曼及其他人都負了輕傷，逃到一個地窟中養傷，不意叛徒秘密的又報了敵人，她於是也被捕俘虜了。

他被押到珠河縣，當地的士紳和漢奸們，都想瞻仰道個出色的女志士是如何人。當時被她大罵一頓，道幫漢奸非常汗顏地抱頭鼠竄去了。以後又把她送到哈爾濱，押在日寇的特務機關內。備受種種的

刑訊。像過電、灌凉水等等的嚴酷摧殘，但是，她始終是守口如瓶，違忠於為祖國抗戰同志，並未招出半點的機密。日寇們看到刑法的無濟於事，況且身上棒傷索索，生命已是奄奄待斃。遂把她送到哈爾濱江醫院養傷。她在養病時，也未曾中止了她那基本的宣傳工作，所以該院的看護董女士，和看守某，都受了他的極大的感動。傷將好，三人共同逃走，然而，事機不密，被敵人發覺乘汽追來，距游擊區僅僅才二十里地點（老山頭附近）而又被捕了。押回哈爾濱後遂被執行槍斃，臨死曾悲歌一曲滿江紅，飲恨而終。她！實不愧為我中國之巾幗女英雄。

一個普通的戰士

××旅××團夜襲霍縣辛直車站，不滿七個月的新戰士霍志雲被打壞了腿，第二天被俘了。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一個粗胖的滿臉鬍子的日本隊長和一個翻譯官開始審問他。

『你們是那一部分？』

沒有回答。

『說！快說！』

依然沒有作聲。

『不說？打！』一個日本士兵使用皮鞭在他渾身使勁的抽。但出乎敵人意料的是他連哼都沒有哼一聲。硬的不行，翻譯就來用軟的，好像帶着央告一般的神情要霍志雲說出是那一部分來。

『抗日軍！』霍志雲斬釘截鐵一般的大聲說。

『多少人』

『一千五百人。』（實際此次戰鬥我只參加二百人）

『你爲什麼要當八路？』

『爲抗日。』

『你現在做了皇軍的俘虜，還抗日嗎？』翻譯官更和藹了一此。

『還抗日。』

『殺了你，你還抗日？』

『我死了，我的心還抗日。』他突然將頭向一揚，幌着頭，慷慨的回答。

日本隊長氣惱了，黑紅色的臉上，橫肉凸得更高，他站起來，叫進來幾個日本兵把他架出去，靠在一個牆角下，那里擺着幾個粗長的鐵釘和鐵鎚子。他抬於頭，臉變得發青，眼睛瞪得更大了，牙齒咬得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但他還是挺着脖子，沒有作聲。

堅強的意志戰勝了一切痛苦。

這些慘無人性的野獸們，把他擁着貼在一堵牆上，扯開了他的兩臂像十字架樣釘起來，鮮血從他手上一直流到地上。幾分鍾以後，野獸們持着長槍，上着刺刀，對這英勇的戰士開始了屠殺，一陣猛烈的『刺殺演習』之後，霍志雲同志犧牲了。

（轉載光明書店版『戰鬥在太行山上』）

解放全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帝國主義幫助下，企圖竊取勝利果實，出賣祖國，撕毀政協決議，發動新內戰，殘酷的屠殺人

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爲了自衛，爲了保衛解放區和全國人民利益，不得不起來進行愛國自衛與人民解放戰爭。四年來的解放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毀了蔣匪的統治，解放了台灣、西藏以外全部的中國國土。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壯大到五百多萬近代化的不可戰勝的武裝力量。現正積極準備力量，解放台灣！解放兩藏！

一、紅旗

劉白羽

在東北戰場上

在火綫上，發動總攻那天崩地裂的一剎那，我看見一個戰士高舉着紅旗向前奔跑。紅旗迎風飄展，鮮明耀目，紅旗是我們無數英雄的鮮血所創造出來的！它象徵着奔騰的熱血，無上的榮譽，以及新中國的光明，紅旗到那裏，勝利就到那。

有一個戰士，在總攻之前冷靜的下了決心：『決定東北一戰這面紅旗是我的。』

他叫林鳴和，兩年前遠是松花江北一個貧農，他在東北局勢最艱難的四六年冬季，從他那四壁結霜的草屋裏走到部隊裡來。我對於那時參軍的人有一種私心的好感，第一，我認爲他是在革命最困難之際，拿自己力量來支持革命的；第二，我們雖然不在一起，可總算共同受過零下四十度的滋味。四七年是林鳴和跟隨部隊頻繁作戰的一年。今年春天，是全連訴苦典型，後來他堅決要求組織吸收他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這次，他下決心時，不知道有沒有把那些爬冰臥雪，冒死求生情景回想一下。他的指導員是一位跟黃克誠同志第三師出關來的蘇北人，跟我說到林鳴和時卻說：『這決定東北全局一戰是光榮的。』指

導員那時把紅旗交給了林鳴和。

我的觀察位置選擇在先擊部隊後面，我的左右兩側是砲兵陣地，我已經無數次感受過砲兵摧毀敵陣的快樂了。特別是去年夏天攻四平，百門巨砲齊鳴，暴風雨似的一平響，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顫。不過，這回情況並不相同。『總攻時間以消滅為標準』，海霧像白色蒸氣逐漸沖淡，我兩眼看着前方，我知道，決定的時間快降臨了。這時戰地上沉默、緊張，令人喘不過氣。可是砲兵的暴風換了新方式：兩面砲兵陣地上一齊傳來口令聲音，隨從砲兵表現了超凡的技術，只在開始試射五分鐘內，有二顆砲彈同時打在敵人陳地礮堡上，一團黑烟久久不散。還是砲兵試射時間，還沒有發起步兵衝鋒新號。團長通過地底下的電話線緊緊掌握前面突擊連『不要過早暴露呀！不要早暴露呀！』可是突然之間，前面有什麼亮了一下。閃了我的眼睛，我看見一面紅旗來，在迎飄蕩、飄蕩……啊，步兵攻擊了。指揮員趕緊搖電話給砲兵，砲兵還沒過癮，但是趕緊轉向里延伸放射。

過小凌河了，戰士們緊跟在紅旗後面，如同走平地一樣，在河里激起一團團一白色浪花，一直前進。

敵人給這突然出現小凌河上的紅旗嚇壞了，拼命對它發砲，砲彈紛紛在林鳴和左右落下。一陣黑烟，——紅旗不見了，我急得不能呼吸，烟散了，——紅旗在飄飄不停的前進。敵人兩架銀白色戰鬥機飛來，一昂就鑽下來，婦射。可是任何火力也打不倒紅旗，紅旗一轉眼到了城脚下，爬上城了。戰士們跟在後面，往上爬，往剛才砲兵打開的缺口上爬，紅旗升到城上了。這時我的心跳得極快，現在已不是一

由於緊張而是由於快樂。我看見林鳴和叉開双腿，挺起胸膛，站在城牆上。高舉起紅旗，左右搖擺了六七次，在火線上立刻爆發了一種勝利的歡悅，所有的人都朝紅旗那裏奔跑。林鳴和把紅旗插在城頭，但是林鳴和倒下了。當林鳴和站着，一個戰士說：『你真傷了。』他回過頭說：『沒有，沒有。』『我看見冒烟呢！』他低下頭，突然血從傷口噴出來，他頭朝敵人撲在紅旗下面，子彈打人肺部，又從背後穿出來，據說凡是子彈打進肺，常常是不痛，可是，立刻就死了。

當我到他們連裏去的時候，胸上掛英雄章的連長，很久對我解釋，爲什麼這一次沒有等信號就發動衝鋒，他說：

『我們情願給自己砲彈打死，也不願給敵人砲彈打死。』他爲他這個連隊的高漲士氣而微笑。

我問到林鳴和，指導員很傷心的望了望我，繼續埋頭寫他的傷亡統計表。

我希望讓他興奮一下，我講：『這是第一面紅旗呀。』指導員說：『不對這一戰來說是第一面，對我們連來說是第二面，第一面是去年冬季打障武，頭一個上城是林鳴和兄弟林慶和，他當時也很英勇的犧牲了。』

我忽然想起四六年冬季，我在松花江邊住過無數低小寒冷的農民草房。這一雙農民兄弟正是從那里出來，帶着過去的痛苦、眼淚、一心革命：身經百戰，在這次決定東北一戰裏，爲了換取人民的幸福，不惜犧牲了自己。我永遠記得，我們勝利的光輝，正是在那紅旗搖擺時，驟然射來的。

（摘錄劉白羽的『紅旗』）

二、保衛大西龍北

記蟠龍大捷

新華社特派記者林朗

人民戰士們焦急的渡過了兩天連綿陰雨，二日黃昏挂起了西北風，大家都高興的迅速完成了一切戰鬥準備。眼前群眾所遭受蔣胡軍蹂躪的悲慘景象，使得每一個人的血都在沸騰。

三日，在晨光喜微的薄霧中，以蟠龍為中心的十里圓周內的群山上，同時響起稠密的槍聲。在這幾十個高低不一的山上，山腰間和山坡旁，築有敵人無數強固工事與防禦點。在溝澗小道里，蜂窩似的密布着敵人的宿營穴。經過半小時激烈槍砲互射，兩北人民解放軍某部就迅速奪取了蔣軍幾個較低的陣地，立即進入敵人築好的工事。敵人慌忙跑到高山的工事裡，不敢露頭地用輕機槍拼命盲目掃射，用山砲、迫擊砲轟擊。砲彈都落在遠處的山上，揚起了一陣陣灰土。敵人在盡情地浪費着美國人的彈藥。

不久兩架飛機低飛來助戰了，用機槍瘋狂低飛掃射。人民解放軍某部立即加以射擊，其中一架馬上着火向南降落，另一架慌張地逃去。從此蔣機再不敢低飛了。

下午三時半，激烈的爭奪戰開始了。大家的情緒和努力都貫注到蟠龍東一千米的積牧峯。這是一座最高的山，佔領了它就可以俯瞰一切控制一切。敵人最強大的工事就在這裡。

首先人民砲手開始準確的射擊，一顆顆砲彈都正好落在敵人的工

帶裡。一六七旅四九九團二營五連連長被擊中斃命了，全連馬上慌亂起來；於是敵人急調四連來換防。又經過一陣連續的轟擊，使山頭上煙霧瀰天。這時候，步兵群勇敢的跑上一千米達的高處，十分鐘就接近了敵人的外壕工事。立即投擲手榴彈，衝過六尺寬、七尺深的外壕圈，衝過鐵絲網，進入敵人的機槍掩體和單人壕，最後舉起明晃晃的刺刀解決了戰鬥。二十幾個活着的敵人放下了武器，六十幾具屍體或坐或仰或俯的留在工事裡，還有十幾個受傷的敵人在呻吟。被俘者苦痛的申述『我們被強迫的，沒辦法啦！』有一個以布裹頭的俘，從乾糧袋中取出鍋餅請解放軍戰士們吃，大家都謝絕了。因為這個餅是向老百姓搶來的麵粉，燒了老百姓的窗門，隨後又把老百姓的鍋打爛了。

記者巡視佔有整個山頭的複雜的強固的工事，想到它已經花費了蔣軍十多天的經營，而人民解放軍在一小時內就佔領了。爲着據守它，蔣胡軍一領連已作了無謂犧牲；而人民解放軍只付出十幾名傷亡的代價。滿山上到處！都是老百姓的門板、樹木、鍋蓋、衣服、糧食和麥草，有些鍋裡煮着的牛肉，羊肉還熱氣。而滿山遍野正丟着牛羊的皮和骨頭。可是農民們這時候正爲着沒有牛耕種而哭泣，無救的小羊正爲着沒有母羊哺乳而嗥叫！這一切使人想到蔣介石就是瘟疫，它象徵着死亡和毀滅。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正與其他解放軍兄弟軍隊，爲着撲滅這股瘟疫而光榮的戰着，積牧節佔領後，人民武裝從此握着優勢。

黃昏過去了，將圓的月亮爬上山頭。這時攻佔陣地的某部有功的戰士退下去休息，而中另一部來執行新的攻擊任務。他們都是年青、

英武、整齊的隊列，相對的擦肩而過，互相微笑地打着招『同志！我們的任務完成了。你們快拿下那個寨子吧！』『放心吧！沒問題。』

這時每個人都緊張的嚴肅的執行自己的任務。工兵掃清地雷、砲兵觀察陣地，電話員架設電線，衛生員急救傷員，炊事員送水送飯……。延安游擊隊、永坪游擊隊拿着步槍手榴彈熱情地趕來參戰，擔架員小心翼翼地抬着傷員。但大部隊還在休息，悠閑的抽着紙烟。附近村莊中的群眾，紛紛自動來作工事與平毀敵人工事。他們親熱的對戰士說：『你們要好好保護自己。』

一切都準備好了，新的行動又告開始。指揮員堅毅的命令：『活捉旅長李崑崗，收復蟠龍鎮。』

又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所有山頭和工事都被人民解放軍佔領了，只餘西面一個小崑子上的敵人還作絕望的抗拒着。黃昏時分，衝鋒號響了，人民勇士從東、西、南山各個山頭上：以排山倒海之勢衝向蟠龍鎮。掩護的砲聲和掃槍火力響成一片，不久戰士的呼喊聲又蓋過了槍砲聲。這時候蟠龍鎮上的蔣胡軍慌亂極了，他們一群一群的從街上逃進屋裡，又從屋裡逃向上溝進絮洞。但是馬上又從褚洞裡爬到街上……。這時候，有十幾個人結成一群拼命向北奔逃，解放軍某指揮員大喊『抓住他們！』原來這就是旅長李崑崗及其高級指揮人員，他們不敢逃向南面三十華里的青化砭，而選擇相距八十里的瓦窑堡。就是這些被俘的高級軍官，昨天還依靠它堅固工事頑強抵抗，可是現在只有無可奈何地被活捉了。

在皎潔的月光下，記者進入破碎了的蟠龍，見到成群結隊的戴着

寬大皮前沿軍帽，穿美式漢奸軍服的蔣胡軍俘虜，由伙、馬夫陪送至解放軍營地。千餘匹騾馬被從個馬房裡牽出，馱上了繳獲的武器。街上房子裡堆着麵粉、軍服、鞋子、鹽和紙烟，蔣胡軍九個旅的服裝和給養從此都完了。

三、追上去，不讓敵人喘氣！

黎明

記淮海大捷

矯捷敏

張甫

敵人跑到那裡，

我們追到那裡，

就把他們殲滅在那裡！

太陽斜掛西方，金色的光芒照耀着急促追擊的勇士們。九縱某部開始對沿隴海路狼狽西竄的蔣匪黃百韜兵團及其第九縱區所屬四四軍的長途追擊。

· 勇士們恨不得立即撲上敵人，好好揍上一頓。『濰縣團』二連八班長對全班同志說：『把褲帶繫一緊，把鞋帶結一結，追！』全班同志齊聲喊出：『他跑老鼠洞裡我們也要把他捉出來。』戰士們一面邁開脚步，一面唸咕着。『堅決追！非捉住黃百韜不可。向他討還山東人民的血債。』

敵機不斷在上空盤旋掃射，誰也不去過問他。

李張圍跨過隴海路，連夜趕到新安鎮時，敵人已聞風西逃了。『同志，你們來晚了！』「老黃」（按：指蔣匪六十三軍）下午三點鐘才從這

裡往西跑了。』鎮上的群眾紛紛指點着追擊的方向。老大爺老大娘把一瓢一瓢的開水遞給戰士們喝。有的同志要喝生水，被他們一齊勸阻住：『同志，你管怎麼別喝涼水，我燒熱水給你喝。』老大爺老大娘們滔滔不斷地控訴着年來蔣匪軍給予人民的災難。

群眾的熱愛與對敵人的憎恨，激勵着每個同志。他們忘記了疲勞，他們忘記了飢寒，忘記了連日行軍腳上磨起的泡。×班李敬春同志說：『國民黨害老百姓，我們要忍受痛苦使勁追，截住敵人給老百姓報仇。』

上弦月斜掛高空，大地是昏暗的。西北方向突然傳來砲彈炸裂的巨響，隨即升起兩顆信號彈。戰士們頓時興奮起來。有的小聲說道：『有希望了，能打上，這回可跑不了他們！』隊伍迅速對馬家圍子形成包圍。

但是這時敵人又已逃走了。

地圖上有標出了第三個作戰箭頭——隊伍火速跟蹤追擊。

一路上除了找嚮導化去了極少的時間以外，幾乎一直在不停息的行進中。沒有一個人掉隊。解放戰士張初三同志摔跤折斷了小姆指，沒有包扎，仍然緊緊地跟上了隊伍。另一解放戰士許昌謹同志脚脖腫的發亮堅決拒絕別人帮他扛砲。×班長陳玉堂同志脚上起了泡，就赤着脚趕，∴一個堅強的信念主宰着他們：忍受疲勞，克服困難，攆上敵人，打個漂亮仗！

九日，太陽升起的時候，李張團以一天只吃一頓飯，趕了一百三十里的速度，在堰頭鎮一帶據上了蔣匪六十三軍一五二師，迅速地切

斷了他們的逃路。戰士們歡呼着：『王八蛋，你腿長沒有解放軍的快，你再往那里逃？』

長途追擊的各路大軍，迅疾到達堰頭鎮附近。

攻擊令下了。李張團打退敵人數次反撲，完全肅清堰頭鎮西、南的馬場、徐墩等敵據點。入夜，各路大軍舉行圍攻，激戰至九時，蔣匪六十三軍一五二師大部被殲。堰頭鎮上閃亮着戰後的火光，槍聲停止了。

隊伍沒有休息，又出發了，繼續向西追擊。渡過湍急的運河，經過一天一夜一百五十里的強行軍，終於將沿隴海路惶慌逃遁的蔣匪黃百鎰兵圍，連黃百鎰在內，團團包圍在碾莊地區。

（轉載華東新華書店隨軍書店版『淮海大戰』）

四、大軍過長江

前線記者聯合報導

二十一日傍晚，無數個突擊隊同時奔向各港口，有秩序地登上預定的快船。

突擊手們進入船上的工事裏，朝着對岸架起了各種自動火力。更多的二梯隊隱蔽在堤岸旁和起伏地帶。數以千計的各種口徑的美式火箭無聲地對準，南岸敵陣的目標。指揮員們同時用好幾個錶校對着時刻。除了指揮所裏不斷的電話鈴聲和江岸幾處獎櫓的咿呀聲，江岸是一片沉寂。

突然間，幾十萬噸的鋼鐵開始向南岸傾瀉了。這是人民砲兵的轟擊。暮色蒼茫的對岸敵橋頭陣地，頃刻間便埋在濃煙裏。突擊手們正

在連聲叫好，第一顆信號彈燦然昇起了，接着，一處處發出來的信號，在野空結成了遙相輝映的星座。一時旗幟揮動，衝鋒號齊響，砲火照紅了江面，突然揚起幾千張白帆，逕向對岸火光飛去。

在頭頂盤旋的敵機，倉惶的投下照明彈，映出一片茫茫的江水。對岸敵人開砲了，炸彈在中流掀起水柱，巨浪撞擊着船身。而突擊隊依然破浪前進着。一雙船被炸開了個大洞，湧注的水頭無決堵塞，共產黨員張天倫立刻套上救生圈，奮勇跳到滾滾的急流裏，用棉花從外面把洞口塞住。敵人向江面投射着燃燒彈，勇士們在船上說：『登了陸再叫你們看厲害的！』

一刻鐘以後，橫隔着二千公尺江面的安慶南岸，昇起了中路軍登陸信號。

在馬當方面，冒雨前進的西路軍也在敵陣山頭上燃起了熊熊的信號火把。

被泥灘擋住了船隻的東路軍某部突擊隊，紛紛聳身跳進沒胸的波水，跨涉過五十米寬的淤泥灣，端着自動火器撲向敵陣。

剛剛從地堡裏鑽出來企圖抵抗的敵人轉眼間便被自動火器的風暴和衝鋒的殺聲吞沒了。

這時南岸的低空飛起越來越多的信號彈，這是登陸信號，佔領橋頭陣地信號，要求砲兵向縱深延伸射擊的信號和先頭部隊向兩翼擴展，以及開始向前追擊的信號。

敵人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就在這些虹彩繽紛的信號底下全部崩潰了。二十二日清晨，馬當山上出現了一面大紅旗，陽光中旗

上顯出兩行大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轉載蘇南新華書店版『渡長江』）

五、千帆渡海之夜

史耶

——記海南島勝利登陸

四月十六日晚，解放軍渡海主力部隊浩浩蕩蕩地啓帆，直指海南島。這一天的大氣變化得特別快，早晨從海面上還吹來一陣陣的西南風，到中午便轉為東南風了。下午二時光景，西南角的上空烏雲密布，雷聲隆隆，接着又刮起暴烈的南風，海裡舸彼濤卷起很高的浪頭，猛烈地衝激着海岸。指揮部已發出命令：部隊暫不上船停着待命。戰士們不由得焦急起來，個個都擔心着今晚渡海行動會被迫延期。

一陣大風浪過去，東南方徐徐吹來微風。接着，上船的命令傳來了。小駁船和舢板船一趟又一趟地把聚集在海灘的部隊載到渡海的大帆船上去。有些戰士等不及了，便脫光衣服，頭頂着背包，涉水登船。上完船後，岸上揚起歡送勇士們的響亮的軍樂聲，船上的戰士們，遙望見高舉着的毛主席巨像，一齊興奮地拍手笑着說：『瞧！毛主席也給咱們送行來了。』戰士們以難言的興奮一齊喊出了雄渾的口號，與海濤聲相和。

昏暗的夜空，燦然升起啓航的訊號。海面上無數隻船擺開了戰鬥隊形，朝着指定的方向駛去。海上吹着的東南風，雖然不很對勁，風船却一樣地扯起滿帆，向西南方破浪前進。

船行二十餘里，天空中馬達聲目遠而近，遼濶的海面上閃照明彈，數架匪機在盤旋偵察。巡邏在海上的敵艦也發現了我們的船隻，通通

地打起炮來。我們的炮艇隨即奮勇向前迎擊。雙方開始了一場激烈的炮戰。炮聲的回聲像春雷似地轟響着。敵艦怕暴露目標，不敢使用探照燈，只是打着照明彈。膽怯的敵艦爲了躲開我炮艇的轟擊，曾插到大航隊中間；在各船密集火力的威脅下，又只好竄到遠遼的海面上盲目地射擊，各航隊衝破敵艦的阻擋，相互呼應地前進。這時海上東風大作，將扯滿風帆的千百隻木船，疾馳過海洋的主流。

突然，海風停了，木船遲遲不前，敵艦即乘機趕來瘋狂地開砲轟擊。有的船蓬滿繩被打斷了，有的帆被打穿了，有的被打瀉了船底。但英勇無比的戰士們、毫不驕慌地沉着應戰，一面組織火力反擊，一面使勁搖櫓前進。幹部、戰士、船工、水手互相鼓勵着，『快到岸了，努力幹！』就這樣我們的船障在和敵艦邊打邊進下航行了二十多里。這時，靜靜的海水掀起了一層層的波浪，風又起了。海面上頓時又揚起無數道風帆，木船順着風勢，隨着浪濤飛速地前進。

午夜三時，我強大航障已逼近瓊崖海岸。守敵以各種炮火和輕重機槍組成一片火網封鎖着海面。各船的掩護火力也一齊開始反擊。敵人打出的照明彈和船上發出的信號彈，割破了漆黑的夜空，在敵艦探照燈射下的登陸船隻的千百根桅桿，就像從海裡冒出來的一片沒有樹葉的森林。照明彈、探照燈、信號彈照耀下的「臨高角」，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

我登陸部隊擊潰敵人的前後夾攻，很快地突破了「臨高角」左右兩面的敵人海防綫，佔領了灘頭地，到六點半鐘，即全部勝利登陸完畢。

檢查所有船隻無一掉隊。在起航時被陷在沙灘的一隻風船，也在我軍全部登陸後趕來了。只有阻擾我軍前進的敵艦『驅潛一號』被我砲火打壞後斜躺在臨高角一的海面上。

（轉載『東北日報』）

準備力量，解放告灣！

覃珍

訪問東海郭戰士張文喜——

星期日早上，記者到東海部訪問人民解放軍戰士張文喜，他正和幾個同志，帶着技術記準備到樹蔭底下複習。他是廿一歲那年（一九七年）拋下了鋤頭在瓦房店參加了我軍。成了一名保衛人民的輕機關槍手。曾經在有名的塔山戰國中立下戰鬪大功，榮獲勇敢獎章；其後隨眾南下，從北平至長沙的行軍中又連立了五次大功。

這位曾經整年整月，同全副美國裝備的蔣匪軍作戰的人民戰士，從親身的體驗中早已瞭若指掌：是誰支持、指揮蔣匪軍向人民進攻，是誰供應國民黨武器繫備。他對於杜魯門公開宣佈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灣的瘋狂舉動，絲毫不覺得驚訝，他說：『杜魯門眼看他的兒子蔣介石一敗塗地，他是不肯死心的，帝國主義越到臨死，越要掙扎，這是必然的。』他很清楚明確地向記者分析着：世界上愛好和平民主的力量是如何壯大，美帝國主義者在國內外又是如何孤立，接着說道：『杜魯門以為他這種瘋狂的行動會嚇嚇我們麼？那才是夢想！人民解放軍過去曾經用手榴彈、步槍殲滅過美械裝備的蔣匪軍，今天我們的裝備不知比過去強大多少倍，特別是：人民已經有了空軍和海軍，再加上各階層人民，各民主磷派在毛主席領導下，形成了全國大

團結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們解放台灣的！」

談到人民解放戰爭，他便生氣勃勃地說：「我們爲什麼要打仗？爲的要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在黨的教育下，我們有着高度的覺悟」我打過不少的仗，提起打仗，就有信心：打仗就是抓俘虜、勝利！」他們卻明白：解放台灣須要掌握現代化的軍事技術，才能取得勝利，消滅敵人。因此，大家爲爭取「輪」到自己去參加解放台灣，就日以繼夜地刻苦鑽研技術，星期日也在用功學習這年青的人民戰士，越說越有勁，眼睛閃閃放光，微笑着掙動手臂說：「只要有一天上級命令我們：「驅逐美國帝國主義，解放台灣！」我們就會勇猛地奔赴戰場，堅決地，執行命令的。」

（轉載『東北日報』）

編者的話

爲了紀念「八一」建軍節，我們收集了一些有關「南昌起義」、「會師井崗山」、「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人民放戰爭」期間的故事和戰地通訊，編印這本小冊，供給瀋市青年團員和青年朋友們，做爲學習的讀物和資料。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故事僅是人民解放軍英勇鬥爭偉大事實蹟中極少的一部分，因爲參考材料有限，很難講所有最生動的故事都介紹出來。但我們希望團員同志與青年朋友們，能够很好的進行學習，學習人民解放軍熱愛祖國的精神和高貴的革命品質。儘可能利用一切機會和各種方式，故事會、晚會和談話中，把這些故事給廣大青年以及各階層廣大人民羣衆，宣傳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善戰，人民解放

軍爲國爲民的高貴品質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宣傳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
和解放軍的發展、壯大，有力量也有信心和決心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
何阻撓，解放台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領土！這樣，這本小冊，就將收
到更大的效果。